

A large, expressive red brushstroke graphic, resembling a wing or a fan, sweeps across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 green color.

選詩抒情來雨

李念慈譯

# 選詩情抒來雨

李念慈譯

五洲出版社印行

## 代 序

雪萊(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是英國有一位有名的抒情詩人，他的家庭環境有點與拜倫一樣，是一個貴族的後裔，可以襲承爵位，在他二十一歲時，曾經大膽宣佈他的無神論，而使朝野嘩然，因此被牛津大學所開除，又因與一平民女子結婚而不容於家庭，可是他的婚姻並不美滿，不久就離婚了，他很憎惡一切宗教，不顧社會習慣，遂不能見容於英國，一生是够苦的了，他便與拜倫一樣永遠離開了他的祖國，流浪至瑞士羅馬等地，在一八二二年的夏天，他由里霍到羅馬的航程中，乘船失事而沉沒，他因此竟被溺死，一代偉大的詩人就此與世長辭，他的不朽傑作有長詩的“阿拉斯托”，抒情詩是“雲”“西風頌”及“給雲雀”，以詩論詩，他的詩實較拜倫爲高，其秀雅與諧和遠非拜倫，濟慈等所及。

本詩稿遠在五年前即開始搜集翻譯，經年餘始克完稿，當時譯者正值服役前線，苦於無法找到出版對象，而且詩集的銷路較差，多不受出版商所歡迎，所以遂將此稿擱置起來也不作出版的打算了，去年服役歸來，在偶然間看到了五洲出版社印行的拜倫，濟慈等人的抒情詩集，因此便又想到了我的這本詩稿，隨經專程去拜訪五洲出版社負責人，蒙他熱誠的招待，接談之下，僅二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就決定了出版的計劃，並經丁君的鼓勵，又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譯出了另一本泰戈爾抒情詩，同時即將發行，之饗讀者，不過詩是最難翻譯的東西，筆者不才竟敢嚐試，自知錯誤難免，尙希讀者多加斧正。

李念慈寫於陽明山麓 51年青年節

# 雪萊抒情詩選

## 目次

詩章	1
給	3
無常	4
無死	5
夏日黃昏的墓園	7
給華滋華斯	9
一個共和黨人對波拿巴的傾覆所感到的	10
讚精神的美	11
奧西曼德斯	16
“有力的鷹隼”	17
給威廉·雪萊	18
咏范妮·葛德汝	21
“那時刻永遠逝去了，孩子！”	22
咏尼羅河	23
亞平寧山道	24
往昔	25
咏一朵枯萎的紫羅蘭	26
招苦難	27
在那不勒斯附近沮喪而作	31
“別揭開這畫帷”	34

頌天	35
西風頌	38
印度小夜曲	43
給索菲亞(斯泰西小姐)	45
愛底哲學	47
含羞草	48
雲	64
給雲雀	68
給——	74
普洛斯嬪之歌	75
阿波羅禮讚	76
秋：葬歌	79
咏月	81
自由	82
飢餓底堡壘	84
世間的流浪者	86
“你匆匆進了墳墓”	87
給一個評論家	88
長逝的時流	89
一年的輓歌	90
咏夜	92
時間	94
給——	95
歌	96
無常	99

阿齋奧拉	101
哀歌	103
憶	104
給——	106
音樂	107
明天	109
“生命可以轉移”	110
“世界從新生到衰落”	114
“世界的偉大時代重又降臨”	117
“當一盞燈破碎了”	120
給珍妮：一個邀請	122
給珍妮：回憶	126
給珍妮，並贈吉他	131
“我們別時和見時不同”	136
島	138

## 長 詩

阿拉斯特	139
心之靈	168

## 詩 集

去吧！月下的荒野是如此幽暗，  
流雲已吞沒了黃昏最後的餘暉：  
去吧！晚風很快地要把夜霧聚斂，  
天庭的銀光就要被午夜所遮黑。

別停留！時光逝了！一切都在喊：  
去吧！別以臨別的淚惹戀人悲哭；  
她冷涸而呆痴的眼不敢求你戀棧，  
職責和疏懶都要你復歸於孤獨。

去吧，去吧！去到你幽寂的家鄉，  
把病苦的淚洒在你淒涼的爐邊，  
你可以望着暗影似陰魂游蕩，  
把憂鬱和喜悅編織在自己心間。

你的頭上會飄飛着殘秋樹木的落葉，  
春日的花和露會在你腳邊閃爍：  
不是你的心，就是現世，必須變冷和寂滅，  
那麼，午夜和晨光、你和恬靜才能滙合。

午夜的愁雲也有輪到它的佇息：

或者風吹得倦了，或者中天一輪明月；  
狂暴而不息的海洋總會停下瞬息；

凡是運動、辛勞、或悲傷的，必到時安歇。

而你將安歇在墓中——但在此刻，

當幻景還使你迷于那宅舍、亭園和荒野，  
唉，你的記憶、悔恨和深思怎能擺脫  
那嫵媚一笑的光彩，兩人會談的音樂？

1814年4月



## 給——

還看着我吧——別把眼睛移開，  
就讓它宴饗於我眼中的愛情，  
確實，這愛情不過是你的美  
在我的精神上反射出的光明。  
對我談話吧——你的聲調好似  
我的心靈的回聲，似乎我聽見  
你說在愛我；可是你，的這言語  
表現的仍只是你，有如站在鏡前  
你所傾心的只是自己的容顏；

但我還在耗盡生命守着你，  
有時候，這是多甜蜜的苦役！  
在我痛苦時，你也會憐憫我……

## 無 常

我們像遮蔽午夜之月的雲彩；  
它一刻不停地奔跑，閃耀、顫慄，  
向黑暗放出燦爛的光輝！——但很快  
夜幕合攏了，它就永遠隱去；

又像被忘却的琴，不調和的弦  
每次撥弄都發出不同的音響，  
在那纖弱的樂器上，每次重彈，  
情調和音節都不會和前次一樣。

我們睡下：一場夢能毒戕安息；  
我們起來：游思又會沾污白天；  
我們感覺，思索，想像，笑或哭泣，  
無論抱住悲傷，或者摔脫憂煩：

終歸是一樣！——因為呵，在這世間，  
無論是喜悅或悲傷都會溜走：  
我們的明日從不再像昨天，  
唉，除了“無常”，一切都不肯停留。

1814年

## 咏 死

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舊約”“傳道節”。

像一個蒼白、冰冷、朦朧的笑  
在昏黑的夜空，被一顆流星  
投給大海包圍的一座孤島，  
當破曉的曙光還沒有放明，  
呵，生命的火焰就如此暗淡，  
如此飄忽地閃過我們腳邊。

人呵！請鼓起心靈的勇氣  
耐過這世途的陰影和風暴，  
等奇異的晨光一旦升起，  
就會消融你頭上的雲濤；  
地獄和天堂將化為烏有，  
留給你的只是永恒的宇宙。

我們的知覺由現世滋育，  
我們的感情也由它而生，

死亡必然是可怕的一擊，

使沒閱歷的頭腦感到震驚：  
想到我們的所知、所見、所感。  
都逝去了，像不可解的夢幻。

呵，坟墓的那邊隱藏着一切，  
一切都在，除了我們這軀體，  
只是這眸子，這美妙的聽覺  
再也不能活着從那兒汲取  
所有偉大和奇異的東西，  
在無盡變幻的大千世界裡。<sup>①</sup>

誰說過無言的死底故事？  
誰揭開過死後景像的帷幕？  
誰到過曲折廣闊的墓穴裡  
把它下面的陰影向人描述？  
或者把對現世的愛與恐懼  
和未來的希望聯在一起？

1816年發表

---

① 這一節（以及全詩）似乎表現了泛神論的概念。雪萊早年在致友人信中曾寫道：“我覺得，每個生命都會再生。什麼是靈魂？看那花朵吧。北風把它從地面掃去；它在破壞者的鼻息下枯死了。可是那花朵有一個靈魂：因為，靈魂豈非就是使一個有機生命成爲如此而非如彼的東西？”此看來，當地上的花朵已枯，那使花朵成爲花朵的東西（靈魂）豈不仍舊存在……整個自然是具有生命的……或許，死後的存在仍然是現世的存在，只不過我們現在採納了這一方式，將來換成另一種方式罷了。”這些話或有助於對本詩的理解。

## 夏日黃昏的墓園

——寫於格勞斯特郡，里屈雷德

那淹沒落日之餘暉的霧氣  
已被晚風在遼闊的空際吹散；  
黃昏正繞着白日疲倦的眼睛  
把自己的金髮越結越幽暗：  
呵，寂靜和昏黃，人都不喜愛，  
已從那幽黑的谷中悄悄爬來。

它們向臨別的白天唸出魔咒，  
感染了海洋、天空、星辰和大地；  
萬物的聲、光和波動受到了  
這魔力的支配，都顯得更神秘。  
風兒靜止了，否則就是那枯草  
在教堂尖頂上沒感到風在飄。

連你也是一樣，雲彩！你的頂端  
像火焰的金字塔從聖殿矗立，  
你被那甜蜜的魔咒所制，便以

天空的華彩塗上你變模糊的  
遙遠的塔尖，它越來越萎縮，  
在它四週，星空正凝聚着夜色。

死者正安眠在他們的石墓裡，  
並且慢慢腐蝕；從那蛆蟲的床  
發出了似有似無的一聲輕顫，  
在黑暗中，環繞着一切生命波蕩；  
那肅穆的音波遂漸變為朦朧，  
沒入了幽夜和寂靜的天空。

呵，美化了的死亡，平靜、莊嚴，  
有如這靜謐的夜，毫不可怖：  
在這兒，像在墓園遊戲的兒童，  
我好奇地想到：死亡必是瞞住  
甜蜜的故事不使人知道，不然  
也必有最美的夢和它相伴。

1815年9月

## 給華滋華斯

自然底歌者呵，你不禁哭泣，  
因為你知道，萬物去而不復回：  
童年，少年，友情，初戀的歡喜，  
都夢一般地逝去了，使你傷悲。  
我和你有同感。但有一種不幸  
你雖感到，却只有我爲之慨嘆。  
你會像一顆孤獨的星，把光明  
照到冬夜浪濤中脆弱的小船，  
又好似石築的避難的良港  
屹立在盲目掙扎的人羣之上；  
在可敬的貧困中，你拘制了  
獻與自由、獻與真理的歌唱——  
但你竟捨棄了它，我不禁哀悼  
過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這樣。

1816年發表

## 一個共和黨人對波拿巴\* 的 傾覆所感到的

我憎恨你，呵，傾覆的暴君！每當我  
想到像你這樣苟延殘喘的奴隸，  
居然也在自由之墓上雀躍歡喜，  
就不禁難過。你本可以使你的寶座  
穩固一迄于今日，但你却選擇了  
脆弱而血腥的輝煌，終至被時間  
沖毀到寂滅裡。我但願殺戮、叛變、  
奴役、貪婪、恐懼、邪慾伴着你睡倒，  
並且窒息了你，它們的使者。唉，可惜  
我知之已晚，因為你和法蘭西已然  
歸于塵土：原來美德有一個仇敵  
甚于“暴力”和“欺詐”：那是古老的“習慣”——  
一種合法的罪惡；還有血腥的“信仰”，  
那由“時間”塑造的最邪惡的形像。

1816年

---

\* 波拿巴即法國的拿破侖。



## 贊精神的美

### 一

一種渺冥靈氣的莊嚴的幻影  
雖然不見，却在我們中間飄泊，  
它來訪這無常的世界，倏忽得  
像夏日的風在花叢裡潛行  
像是月光瀉下了山中的松林，  
它以流動不定的視線  
照耀人的心和容顏；  
它又像黃昏的和諧與彩色，  
像星夜下鋪展的流雲，  
像音樂的繞梁的餘音，  
像一切優美的事物那樣可貴，  
但由于它的神秘，更令人欣慰。

### 二

美底精靈呵，你以你的彩色  
使你照臨的人的思想或形像  
莊嚴起來，——你竟飄到了何方？